

袁世凱全集

第一卷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袁世凱全集

主編 駱寶善 劉路生

本卷主編 劉路生 駱寶善

第一卷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袁世凱全集/駱寶善,劉路生主編.—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649-0929-1

I. ①袁… II. ①駱…②劉… III. ①袁世凱(1859~1916)-全集 IV. ①Z42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2) 第 222762 號

ISBN 978-7-5649-0929-1



9 787564 909291 >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袁世凱全集

主 編 駱寶善 劉路生

出版統籌 馬小泉 張雲鵬

責任編輯 劉小敏 胡玲霞 袁喜生 李景奇 靳宇峰 薛建立 何 新

李 雲 紀慶芳 龍玉明 靳開川 楊風華 程新曉 陳林濤

責任校對 孫寶瑞 暴拯群 張蓮波 閻現章

張自然 岳鴛鴦 梁瑞霞 霍紅琴

封面設計 馬 龍

製 圖 王成偉

出版發行 河南大學出版社

地址:鄭州市鄭東新區商務外環路中華大廈 2401 號

郵編:450046

電話:0371-86059701(營銷中心)

網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185mm×260mm 1/16

印 張 1645

字 數 34111 千字

插 頁 4

定 價 2680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河南大學出版社營銷中心聯系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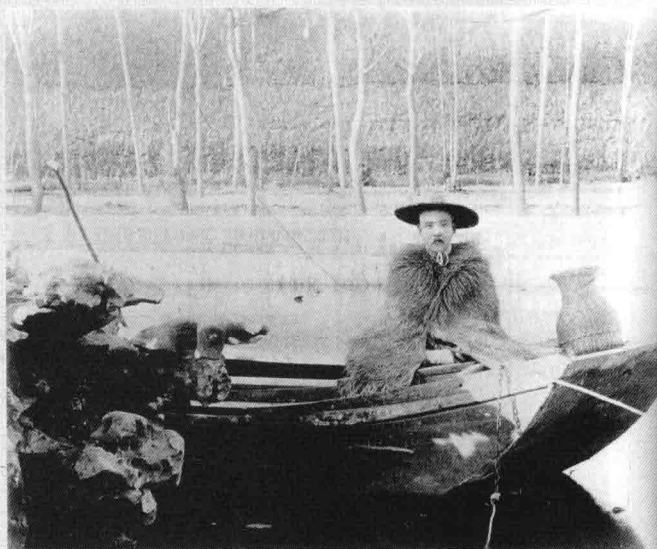
袁世凱（一八五九——一九一六）



新建陸軍督辦



直隸總督北洋大臣



江上垂釣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兵略錄存

光緒二十四年
九月本軍排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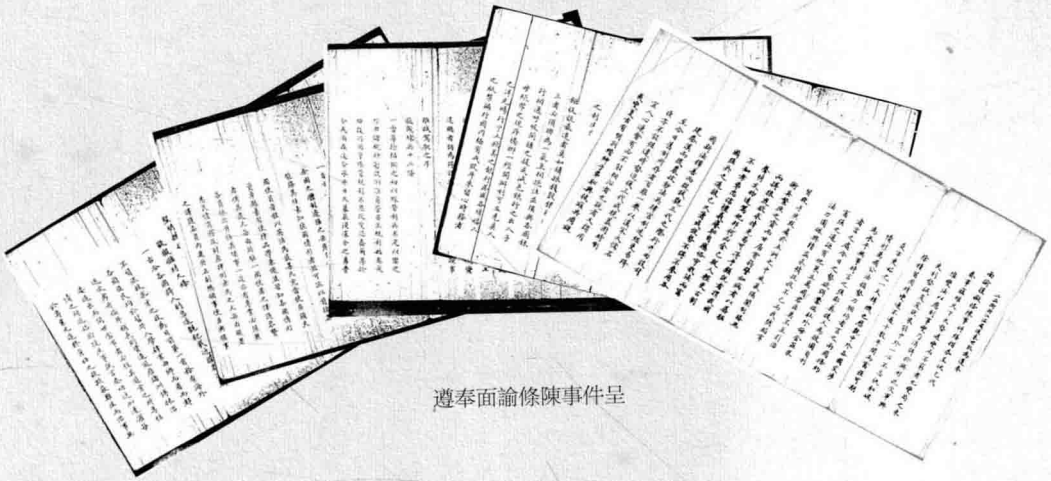
《新建陸軍兵略錄存》



敕進訓練操法詳晰圖說

光緒二十五年
九月本軍印藏

《訓練操法詳晰圖說》



遵奉面諭條陳事件呈



會奏廢除科舉摺



奏請立憲十條

上諭朕欽奉

隆裕

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

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

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

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睽

隔彼此相持商榷於途士露於野徒以

團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

民心理傾向共和而中各省既倡議於前

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

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

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奉皇帝將

統諸權可完全領以

親付畀國定

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

之心遠協古聖天下歸公之義袁世凱

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

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

袁世凱以全權與民組組織臨時共和

政府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

宇又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為一大中

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游

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

成豈不懿歟

係並加鞏固茲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國政府

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

抵押之依據條約等件應不在此限

第二號第二款(譯漢文)

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為蓋造高工業應用之房廠
或為經營農業可得租賃或購買其須用地畝

購買可得完全領土

第四號譯漢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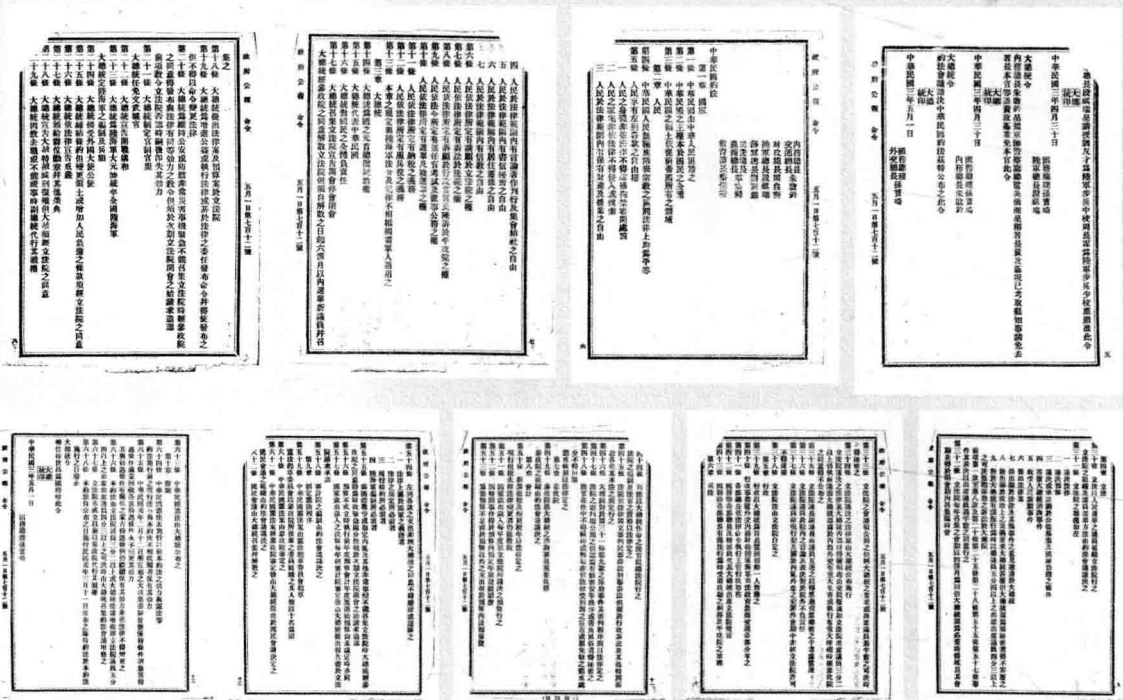
換文或書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為切實保全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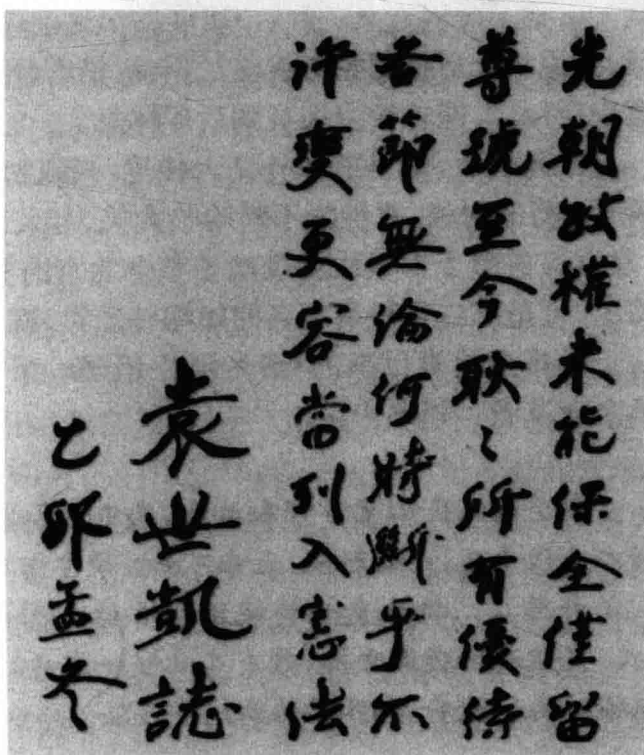
領土之目的茲訂立專條如左

王師
必使
明聲
不議

對於由武昌聯絡九江南昌路線之鐵路又南昌至
杭州及南昌至潮州之各鐵路之借款權如經明意
他外國並無異議應將此權許與日本國



中華民國約法



跋優待清室條件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跡。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陞爲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

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纂改、銷燬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鉅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度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度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沈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誌、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

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雲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鉅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前言

一

袁世凱迄無遺集行世。在其生前，刊印有他主持撰著的兩部兵書：《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光緒二十四年）和《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光緒二十五年）。光緒末年，甘厚慈先後輯印有《北洋公牘類纂》正、續編。徐有朋收輯其民國元、二年的部分文字，編印為《袁大總統書牘類編》。一九三七年，其子袁克桓從其幕賓沈祖憲保存的奏稿底本中選編部分摺片，名為《養壽園奏議輯要》刊行。一九八七年，廖一中、羅真容又以《袁世凱奏議》為名，將這部奏稿底本全部整理出版，共計摺片約八百件，一百三十餘萬字。在此之前，一九七零年，臺灣故宮博物院從其收藏的光緒朝硃批奏摺中，單獨輯出袁世凱的奏摺，以《袁世凱奏摺專輯》為名影印出版，共輯出摺片三千餘件，這是袁氏行世文字的最大集結。一九六六年，臺灣文海出版社輯印了殘存的《養壽園》電稿。一九九〇年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影印刊佈了其館的《袁世凱家書》。一九九二年天津歷史博物館影印刊佈了其館的袁世凱家書、朋僚書信一批，以及袁世凱手批中日二十一條交涉文本。一九九八年，天津圖書館影印刊佈了館藏《袁世凱未刊信稿》。袁世凱生前死後，其傳世文字刊印和集結的情況大要如此。其實，對於編輯近世人物專集的需要來說，最大的缺憾乃是，袁氏沒有像曾國藩、李鴻章、盛宣懷等人那樣，保存了相對完整的個人專檔作為基礎。

所幸，海內外已刊未刊晚清時期檔案的利用，為輯印袁氏的存世文獻提供了一個較大的空間。《袁世凱全集》的編輯，從一九八六年啟動，文獻搜集的目標，着眼在海內外已刊未刊兩個方面。

在已刊文獻方面，第一，排查了時人至當代大陸及臺灣、香港等地輯印刊佈的相關檔案、史料集（包括期刊雜誌中的刊載）中收存的袁氏文字。第二，排查了光緒、宣統至民國初年時人著述中收存的袁氏文字。除常見的與袁氏有關係的疆吏廷臣以及相關人物的專集或其著述外，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的藏書，按目錄進行了排查搜索。第三，排查了袁世凱督直時期創辦的《北洋官報》，光、宣以來的中央政府各種公報，以及清末民初一批全國性的報紙、期刊上的刊載。

在未刊文獻方面，注重排查了公共圖書館、檔案館，以及大學、科研機構圖書館收藏的未刊檔案。收穫最豐者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宮中硃批檔、軍機處錄副檔、軍機處電報檔、上諭檔、練兵處檔、兵部陸軍部檔、刑部法部檔、端方檔、趙爾巽檔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張之洞檔、張鎮芳檔等（其中若干種近年已經影印出版），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部檔、國史館藏檔案等。此外，還查閱了

日本、韓國的部分未刊文獻。未刊文獻是搜集袁氏文獻的着重點。

二

《袁世凱全集》著錄的文獻，按照歷史時期的順序，大要如下：

袁世凱遺存最早的文字是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的家書。

使韓十年（光緒十一年至二十年，一八八五——一八九四年），是袁世凱初涉政壇時期。從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影印刊佈的總署檔案《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和韓國刊佈的《舊韓國外交文書》中輯出了袁氏稟報北洋大臣李鴻章以及與朝鮮政府交涉的公文。由於這兩宗檔案比較齊全，使韓時期公牘的收輯可謂大備。其時，國內與朝鮮的電報已經開通，袁世凱致國內的電報，本有《養壽園電稿》錄存，但散亂之餘，僅存《電稟稿》、《津院去電》、《電稿》三本片段，共六百餘通。電報的缺失部分，只能利用《李鴻章全集》、《軍機處電報檔》中的收錄來補充。這當然與《養壽園電稿》原有的收存相去甚遠，但已是這一時期可以查得電報的全部。此外，袁世凱的家書以及朋僚（國人與朝鮮人）書信共有一百餘通。其內容之深廣，在某些方面，又足補公牘、電報之所不逮。使韓時期，袁世凱曾撰有《隨節幕府記》和《使韓紀略》二書，總結其使韓十年的歷程。遺憾的是，中外已刊未刊檔案和公私收藏中，均未能查到它們。

甲午中日戰爭爆發，袁世凱奉調回國。旋即作為前敵營務周馥的副手，奉派赴東北前線。這半年期間，同前後方來往的文電，主要輯錄於《養壽園電稿·電稿》和已刊的盛宣懷檔案《甲午中日戰爭》卷，計有三百餘通。

督練新建陸軍時期（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一八九五——一八九九年），收集到的袁氏文獻數量比較單薄，但最具代表性的文字則包羅無遺。諸如光緒二十一年，奉光緒皇帝召見後所上“萬言書”《遵奉面諭條陳事件呈》，其後兩次上翁同龢《變法說帖》，《新建陸軍營制鈐章》及主持纂修的兩部兵書，百日維新期間進呈的《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和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編定的《訓練操法詳晰圖說》。首次整理刊印的抄本《小站練兵營務札》是袁氏在這一時期的惟一冊公牘。家書以外，朋僚書牘僅十餘通，但均頗具重要的史料價值。戊戌政變以後，袁世凱有短短十日以直臬護督篆，在謝恩摺和少量奏摺片外，有致總署電報三十餘通，可謂是他封疆小試。

撫魯、督直九個年頭（光緒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一八八九——一九〇七年）的疆吏時期，加上其後一年多的入直軍機處，出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是袁世凱在晚清政治活動的高峰時期，遺存的文獻內容亦最為豐富。疆吏時期的奏摺、片，以《袁世凱奏摺專輯》和《袁世凱奏議》為基礎，以軍機處隨手登記檔為目錄，逐件從宮中硃批檔、軍機處錄副檔中爬梳排查其缺漏者。並從若干部門檔案（如練兵處檔）以及其他專集中輯出與廷臣、疆吏的會奏摺、片。可以說，這一時期的奏摺、片，基本無甚缺遺。

疆吏時期的電報，以軍機處電報檔的收錄為主幹，增補了從李鴻章、張之洞、盛宣懷、端方、趙爾巽等個人專集，以及已刊未刊檔案中的收輯，其傳世者，基本已無大塊遺漏。

疆吏時期的公牘，收輯於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的數宗未刊部院檔案。第二，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輯編影印刊佈的外交部檔《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數種。第三，晚清以來已刊的各種史料集收錄的各體公文。相對於袁氏的公牘整體來說，其不完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亦為此類文字的最廣泛的集結矣。

疆吏時期收輯的公牘特別值得一提者有二：其一是，袁世凱撫魯時期咨報刑部的山東刑事公文，為較完整的一宗檔案，有近二千件，約二百萬字。它與《籌筆偶存》、袁批山東義和團案卷一起，勾勒了世紀之交山東下層社會的縮影。其二是，從《北洋官報》輯出的文字。《北洋官報》從光緒二十八年（一九零二年）末起刊行，初為隔日刊，旋即改為日刊。該報在袁世凱督直期間發行近五年，約一千五百冊。此前，尚未見諸論者的徵引或史料書籍的輯印。我們在全國各地多家公私收藏中查得共七百六十餘冊，約及半數有餘。其中袁世凱的文字，剔除與已刊未刊檔案之重覆者，尚有三千餘件，大都為直隸新政的具體事宜，雖無甚特別重要的文字，但在多個側面展現了直隸新政的歷史面貌。

袁世凱出任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時期，輯錄了軍機處電報檔收存的公務電報以及少量章奏。

宣統年間的彰德養病三年時期，有書信稿七百餘通完整保存（其他時期之朋僚書信，所存者均係散佚後之零篇斷簡），此外還有其他書信若干通，詩文、題辭數十篇。字里行間，既表明了袁氏的刻意韜光養晦，又表現了洹上村養壽園高朋滿座、車水馬龍的熱鬧場面。

辛亥革命袁世凱重出至民初出任大總統數年，文獻收集最為困難。除近人編輯出版的史料集以及其他零星刊佈外，只有《上諭檔》以及幾種不同名目但互相銜接的公報（《內閣官報》、《臨時公報》、南京《臨時政府公報》、《政府公報》）和幾種有條件查閱的當時的全國性大報《大公報》、《時報》、《申報》、《盛京時報》等，可供系統輯錄。此外，既沒有官方檔案為依託，也沒有與其相關的政要個人檔案或部門的專題檔案可資利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根據館藏檔案編輯出版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其中所收錄袁世凱的文字，遠不及《政府公報》已經刊佈之豐富，更遑論彌補不得查閱利用的遺憾。先天的不足，沒有留給深入搜集袁氏文字的餘地，只能尋求在歷史的某些重要節點上，另辟史料搜索的蹊徑。

其一，根據臺灣學者張維翰、吳相湘先後介紹的提示，我們專程赴日本查閱了靜嘉堂文庫收藏的《袁氏秘函》題下的袁氏文獻，果然有令人驚喜的重大發現。這是至今所能見的辛亥革命至民初時期的數量最大的一宗袁世凱手批文檔。內容由數十件重要文牘和一千餘件袁氏手批文電組成。這些文檔中，有南北商議優待清室條件的袁世凱手批文本，以及多種修改文本，有清帝退位詔書的多種修改文本以及袁世凱手批改定的文本，有袁世凱手定的臨時全權政府的機構和官員名單，有袁世凱手批智囊們對執政獻策的上書，有袁世凱手定的臨時全權各種印章的文本，有民元秋天，袁、黎、孫、黃四巨頭在北京協定政綱八條的原始文本，有民元末于右任手書孫中山致袁世凱函的原